



天 鹅 行 动

——一个情报人员的回忆录

〔西〕路·M·冈萨雷斯——马塔



世界知识出版社

天 鹅 行 动

——一个情报人员的回忆录

〔西〕路易斯·M·冈萨雷斯—马塔 著

华 汶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期 限

Louis M. Gonzalez-Mata

CYGNE

Editions Grasset et Fasquelle, 1976

本书根据法国格拉塞出版社法文版译出

封面设计：段来和

天 鵝 行 动

——一个情报人员的回忆录

〔西〕路易斯·M·冈萨雷斯—马塔 著

华 汶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外交部街甲31号）

中国戏剧出版社印刷厂排版

北 京 外 文 印 刷 厂 印 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 印张：10.5 字数：228,000

1983年6月第1版 1983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5,000

书号：3003·1662 定价：0.94元

D735.136

0241266

2R72/19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一部揭露国际间谍机构内幕的回忆录。作者冈萨雷斯是西班牙情报机构头目布兰科的重要助手。从五十年代开始,他从事间谍生涯,于七十年代初“洗手”退休。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他直接参与了在此时期发生的某些重大国际间谍案件,如:多米尼加总统特鲁希略的遇刺事件;摩洛哥国防大臣乌弗基尔发动的未遂政变经过;美国雇佣军入侵古巴猪湾事件;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原总书记赫德尔遇刺始末;1968年5月法国学生运动的经过情况;轰动世界的国际间谍纪尧姆事件等等。作者在书中还具体描述了他同佛朗哥、本·贝拉、布迈丁、乌弗基尔、特鲁希略等政界人物的交往情况。冈萨雷斯作为国际间谍,先后还同美国、法国、西德、意大利、苏联、古巴等国的情报机构进行合作,因此在书中也揭露了国际情报机构的某些内幕情况。本书文字通俗,情节生动,无论是对国际问题研究者,还是对一般读者,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前 言

在我决定向西班牙元首府情报署辞职并同我与之合作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其它外国情报机关断绝关系后，人们照样来找我。我也和过去一样，经常听到警笛声和子弹射击的刺耳声。从那时起，我不时接受一些需要准时完成的任务，或者是因为我被“抓住”了，或者是因为我无法拒绝为乌弗基尔将军、布兰科上校等某些老上级或我尊敬的某些朋友服务。但是，我从来也没有真正重操旧业。

本书并不是一部间谍小说。它只是记叙了我在情报机关十八年生涯和我在此期间的全部悲惨遭遇。这些遭遇说起来有时令人难以置信，但却又真实可靠。我于是决定将我所了解的间谍世界的情况以及迄今无人知晓的若干事件的内幕如实地公布于众。

这部回忆录会使某些人感到失望，因为人们有种种理由去高兴地阅读一位勇往直前的英雄的奇遇史，而不大愿意去了解一个不时身陷囹圄的特工人员的历险记。同样，人们在阅读关于间谍世界的其它一些书籍时，会高兴地忆及情报机关象指挥它们的政府一样，捍卫着正义的事业和崇高的理想，而不会去发现情报机关和指挥它们的政府有时为了维护某些个人或某些团体的利益而犯下罪行。

遗憾的是，情况确实如此，而且我这样说，也不是偏袒任何一个集团。因为根据我手头掌握的证据，我知道，无论是东方集团还是西方集团，它们都是同样不择手段的。佛朗

哥往往被人们视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之后的法西斯的象征，而苏俄这个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的“摇篮”、各国人民的自由以及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的各国人民的捍卫者，不正是同佛朗哥沆瀣一气，正当西班牙矿工为争取苏联在世界各地加以赞扬和捍卫的自由而斗争并举行罢工时，苏联却运出整船整船的煤炭来帮助佛朗哥的吗？苏联情报机关不是向马德里的情报机关送去了一份列有三百名共产党活动分子和负责人（其中后来大都死于狱中）的名单，以换取有关美国在西班牙的基地的情报吗？

至于美国，它是正式支持佛朗哥及其继承人的，但与此同时，它不是又和西班牙的反对派保持良好关系，并在必要时给予资助吗？它只要有可能而且有兴趣，就在法国的海外领地，甚至在巴黎给法国制造麻烦。比如说，美国曾经迅即利用1968年的五月事件^①，火上浇油，操纵一些“革命分子”来动摇戴高乐的政权。而与此同时，它不是又以保卫自由世界的名义要求法国留在西方集团之内吗？戴高乐也不放过美国，只要有可能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人民”革命、政变、“新人”上台，到处出现的这一切动乱是如何发生和为什么会发生的呢？它们是怎样获得成功的呢？因为这些动乱是美国或苏联的情报机关^②为了维护和控制新的销路及商业和工业的市场而支持、资助和策划的。外交家们婉转地称之为“势力范围”。

那么，本书是一部说教性的著作吗？当然不是。因为与别人相比，我更没有权利去教训人。而且，又何必教训人呢？

① 指1968年5月，法国大、中学生在全国各地普遍掀起的以罢课、示威游行为主要内容的反政府行动。——译者

② 仅以这两个国家的情报机关为例

我认为，揭示“情报机关”的真实面目，了解它们是如何组织、如何工作、如何行动，在相互关系中遵守什么准则（因为确有这种准则）是有好处的。

我还希望，在阅读这部回忆录后能够使读者明白，已经获得巨大发展并拥有最先进设备的情报机关，无论对普通公民还是对被人视为控制情报机关的国家元首本人来说，都是巨大的危险，而且，危险的程度还在日益增长。人们可以就“特工机关”发表种种讲话和文章，可以对它们提出种种起诉，记者、议员或法官可以对它们进行种种谴责，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如果说“特工机关”具有妖魔鬼怪的本领，那么它们也同样具备章鱼或变色龙的特征：一方面，腕足断了可以立即再长出来；另一方面，又能根据当时的环境改颜换色。然而，变来变去，还是“特工机关”。

从这个角度来看，揭露间谍和间谍活动，虽然会有声有色，却使人毛骨悚然。但是，间谍世界还有至今不为人知的另一面。所有的作者都小心翼翼地避免披露，而我则试图加以揭示。我们在某些方面是“超人”的，但在另一些方面却象身体最虚弱的人那样不堪一击。幸好特工人员的这一面使人好笑，因为一个最优秀的专家，无论是属于美国中央情报局、苏联克格勃、苏联总参情报部、西德联邦新闻处、英国特别情报部、英国军事情报五处、军事情报六处还是法国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等（就列举这么多吧！），人们都会发现他终究不过是人。

目 录

前 言	1
第 一 章	1
第 二 章	26
第 三 章	34
第 四 章	48
第 五 章	62
第 六 章	83
第 七 章	100
第 八 章	121
第 九 章	139
第 十 章	150
第十一章	167
第十二章	185
第十三章	195
第十四章	206
第十五章	226
第十六章	236
第十七章	254
第十八章	270
第十九章	293
第二十章	307

第一章

我的出身——西属摩洛哥的外籍军团士兵——外籍
军团的缔造者何塞·米连·阿斯特拉伊——惩戒队——
我是密探——我的第一次秘密使命——反对法国人——
哈吉在丹吉尔——1955年：摩洛哥独立——在塞维利亚
的会晤——几辆卡车满载西班牙轻机枪运给摩洛哥解放
军——政治上的突变：我在旅馆里被捕——有人欲置我
于死地

我是在西班牙战争期间长大的。我的父亲是共和派的一名政治委员。在巴伦西亚，他被迫开城投降，后被投入监狱，我的母亲因伤心过度而死去。全家人各奔东西。我的兄弟成了无政府主义者，一个姐姐参加了共产党，另一个姐姐患胸膜炎，卧床达六年之久；我自己从那时起便成了流浪儿，因此对父亲诅咒不已。

在我十岁那一年，一个出售廉价新奇首饰的商人收留我当小伙计。一天，有几个包少了东西，老板告了我，于是，我被抓起来受审。就这样，我被送进一所由神甫看管的少年罪犯教养院。

一天，院长神甫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他笔直地站着问我：

“你为什么偷厨房里的糖？”

“我不明白你的话。”

“到这儿来！把裤子脱了！”

我的屁股挨了一顿打。我叫喊着说：“是的，糖是我偷的，已经分给同伴们了。”院长把我压在他的膝盖上，用马达皮带抽打我。突然，我注意到神甫那气急败坏的样子：他低声咒骂，神情激动，把鞭打我作为他莫大的乐趣。对于神甫这一作为，我一辈子都感到厌恶。

所有那些侮辱我的人都是些卑鄙家伙和骗子。为了逃脱他们的魔掌，并使他们也受到侮辱，我决心象他们那样，做一个卑鄙者，做一个骗子。于是，在这所少年罪犯教养院里，我立即变成了一个恭顺服贴的囚犯，一个密探。

获释后，我决心永远为最强者效劳，比如说，在西班牙法西斯分子的青年阵线里积极活动。我在该阵线里所从事的社会慈善事业中得到了好处，甚至得到了业士学位^①。

遗憾的是，我手头拮据。为了弄到钱，我和其他一些学生共同策划了一个计谋：我去租一辆自行车，没有押金，我就把配给证留下来作抵押，然后就溜之大吉，把骗来的自行车卖掉，心想至少可以卖五十比塞塔^②。我一点不含糊地执行了这一计划，但最后也使我自己首次尝到了真正的铁窗风味。

党丝毫没有责备我。我回去后，党为我提供了方便，使我能够学医。三年后，我当上了一个著名外科大夫的助手：对比之下，我在佛朗哥的“国民运动”里倒比较自在。一直到后来，我产生一个笨念头，即想写信把我的生活告诉给

① 业士学位相当于高中毕业生。——译者

② 比塞塔(peseta)，西班牙的货币单位。——译者

我的叔叔。在这以前，我对自己的生活一直是满意的。叔叔是阿斯图里亚斯希洪地区长枪党的头目，是佛朗哥的朋友。他的回信使我吃了一惊。他粗暴地对我说，我从未服过兵役；数月来我一直没有按期应召。我早已把军队忘了。

起初，我以为，我是佛朗哥长枪党的党员，这就使我有后台，但西班牙的军事法庭却更加厉害。宪兵把我带到非洲，让我在惩戒营呆了四年。

“那么，你抢先加入外籍军团吧，”有人对我说。

“可是，我要加入外籍军团，就得去非洲！”

“想法参加空军。”

空军不要我。一名士官告诉我，那是精锐部队，不收无赖。

于是，只剩下到外籍军团去了。负责征兵的人没有向我提出任何问题。“这是你的合同，”他说，“坐上这班火车和这班轮船去非洲吧。”

这样，我就于1952年8月来到了西属摩洛哥杰巴拉的西迪·耶迈尼星期一集市，离我们营驻扎的地方拉腊歇有二十五公里。

对我来说，外籍军团既是服苦役的地方，又是幽静的乡间住所，但更主要的是它向我提供了销声匿迹和抹去昔日错误的难得机会。如果人们硬要给我找些喜欢冒险的同伴，那就活该他们倒霉，让我们一块到沙漠里挨烤，炼就一副钢筋铁骨吧。

外籍军团正象人们描述的那样，不讲人道，荒唐可笑。因此，它并没有使我感到意外。起初，它是以西西班牙监狱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一个团。据说，组成这个团的犯人们，1934

年在里弗镇压阿斯图里亚斯矿工的时候或者是在俄国战线上同德国军队并肩战斗的时候，赢得了军队的各种荣誉。

1952年，当我来到营里的时候，外籍军团的军官已不再是那些生来注定要指挥雇佣兵、爱饶舌的粗鲁上尉，而一般都是军事学校的毕业生了。他们是为了出人头地而要求在何塞·米连·阿斯特拉伊的指挥下服役的。

外籍军团是何塞·米连·阿斯特拉伊将军创建的。

在弗朗哥的政权里，他颇为自负，既能打仗，又能治理。他对自己手下的士兵十分亲近。他喜欢不事先通知就视察自己的部队。例如，一天夜里，他来到西迪·耶近尼星期一集市，检阅了我们那支部队。

那是凌晨三点钟。我已酣睡如泥，连梦都没有做，仿佛是要忘却一天的劳累。突然，响起了“准备战斗”的军号声，我猛地跳了起来，有人在催我。军官们过来命令我们在三分钟内穿好作战服装到外面集合。

我们来到外面时，天色还是一片漆黑，大家都迷迷糊糊，但又整整齐齐地排好了队。一辆汽车开到我们面前停下，何塞·米连·阿斯特拉伊从车上走了下来。你可以想象出在车灯的灯光照耀下的这个人：单臂独眼，浑身伤疤，三分之一的头颅用夹板保护着。在参加仪式之前，他摘掉了假手，因为他认为让佩带勋章的军服的一只袖子空着会显得更为庄严。他熟练地摆出一副英雄的架势。这天夜里，他大声地向我们讲了几句话：

“敢死的人们！我只要经过这儿，就一定要来向你们致敬。祝你们晚安！”

他乘车走了。

在沉寂的人群怀着钦佩的心情注视着外籍军团时，何

塞·米连·阿斯特拉伊在扩音器里对庆祝胜利的游行队伍大声叫道：

“佛朗哥，瞧瞧我们的孩子，欣赏欣赏他们吧！”

佛朗哥微微一笑。

对将军的话，佛朗哥总是一笑了之。

在外籍军团士兵中，流传着何塞·米连·阿斯特拉伊的蠢事：他如何不敲门就闯进领袖的住所，如何去看望他在马德里的情妇。

“他的情妇住在六层楼。”

“怎么回事？”新兵问道。

“为了不致于气喘吁吁，将军用了一种相当荒唐的办法去爬那五层楼。”

一个新兵必然会产生好奇心。老兵便接着对他叙述说：

“一辆汽车开到那位夫人居住的大楼的门楼里。四个大力士——外籍军团的下士——从汽车后背箱里拿出四把折椅，从门楼里走了进去。过了一会儿，何塞·米连·阿斯特拉伊乘坐的那辆汽车到来，他走进楼里，登上楼梯。每一层的楼梯口都有一名外籍军团士兵守着一把帆布椅子，这样，将军可以有四次机会坐下来喘气。”

除我之外，外籍军团的每个士兵都希望去担任这样的角色。然而，对于这种装模作样和总想超过别人癖好的竞争心理，我是不怎么感兴趣的。我倒想得到一项美差，因为外籍军团的知识分子相当少，而且一般都不大受人捉弄。

在营里，我们三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同一帮小偷和粗人混杂在一起。在我们三人中间，一个是文学教员。什么家庭、职业等等，他把一切都抛弃了，在营里搞行政。第二个是法学家，他之所以到这里来，是因为他曾过分好意地向那

些企图逃离祖国的西班牙人颁发了护照，人家把他派到了军事法官的秘书处。我呢，是外科大夫的助手，我在营部卫生所工作，希望能在这里安安静静地度过三年。

此外，我们有另一种运气，那些从学校毕业的最有教养的军官，经常来同我们三人——文学家、法学家和“医生”——中的一个人闲聊。他们好象愿意优待我们。这就激怒了那些行伍出身的军官，特别激怒了那些士官。按照外籍军团的习俗，遵守纪律和戏弄新兵始终是一种传统。

只有狂人才能发明这样的传统。这使我想起了惩戒队，不管你犯了什么错误，都要把你送到惩戒队去呆上三十天。

“还不到一个月，这算什么惩罚！”头儿们说。

可是，一开始就让你背上一个装满三十五公斤泥土的水兵行李袋。不久以前，有一个虐待狂认为用皮子或帆布做的行李袋背带，背在肩上太舒服了，于是就换成了铁丝。营里的老兵还煞有介事地说，他们还尝过用带刺铁丝做的背带的滋味。

三十五公斤重的袋子，让你一直背到惩戒结束。你得背着袋子睡觉、吃饭、干活，从拂晓到熄灯，背着它一刻不停地原地跑步或原地踏步。吃饭时可以停下来，不过，那是为了让人用皮鞭或铁把痛打一顿，打得你死去活来。四周是看守人员以及日夜伴随着他们的豺狼般的恶狗。

有些受处罚的人得接连奔跑三、四个月，日日夜夜背着那个臭名昭彰的泥袋。

不时有士兵起来反抗。我就见过一个。

此人抓起铁锹，十分利落地砍掉了揍过他的那个看守人的脑袋。当然，这个士兵后来被枪毙了。他的伙伴谁也没有对他表示同情。他自己却由于报仇雪恨而感到非常高兴，对

死亡则毫不畏惧。

我的下场没有那么悲惨，但更为奇特，因为我后来成了特工人员。

一切都是在我入伍四个月后开始的。那一天，当我在兵营门口站岗的时候，看见了我们的上尉曼努埃尔·佩雷霍·里奥斯。我端正了自己的姿势。他在我面前停下来，对我说了几句话。曼努埃尔先生其貌不扬，但异常聪明。他知道，按照规定，我是不能回答的。那他为什么还要跟我说话呢？是个圈套吗？是要把我送进惩戒队吗？我只回答他说：

“对不起，上尉。我在站岗，无权回答你。这是规定。”

“稍息！”

我作了稍息的姿势。

“好了，就这样稍息吧！别演戏了。我同你说话，是因为我有话要对你说。”

接着，里奥斯上尉把中士叫了过来。

“我有几句话要跟这个士兵讲。”

“是，上尉！”

“叫人来换他。”

“是，上尉！”

中士脸色十分苍白，他一定在想我要完蛋了。他以为我干了一件蠢事，他自己也要跟着遭殃，因为我的行为他是要负责的。可是，上尉把我带到一边，同我聊了起来。他问起我的家庭、学习以及同司法部门有过什么麻烦。从这些问题来看，他对我的档案是了如指掌的。

“现在，你的训练期已经结束，”他说，“你想干什么

工作？”

“在连里当个卫生员，上尉。我学过医。”

“电工呢？你搞过电工吗？”

“那……”

“你对电工一窍不通吗？”

“啊，我懂，上尉！我总还可以对付的……这就是说我没有真正经过电工训练，您明白吧。”

对我来说，这都是美差。因为我以为卫生所不要我了。

“这没关系，”上尉接着说，“你要是不懂电工，还可以学嘛。以后再谈吧。”

没过几天，我们又谈起这件事来了。里奥斯上尉把他买的几本电工小册子交给我，好象是专门为我买的。

“现在，”上尉对我说，“开始工作吧！”

为了让我安安静静地学习，他把我调到食堂，而且单独给了我一个房间。于是，我开始过上一种比较闲适的生活。几星期后，我成了营里的电工。这样，我就通过在军官家里修理设备而攒了一点钱。但是，我不能随便到村庄里去。不过，我总喜欢在赶集的下午到集镇上的酒吧间里喝上一杯温啤酒。

这一次是何塞·萨恩斯帮了我的忙。

萨恩斯中尉知道我是长枪党党员。好象对里奥斯上尉给我的庇护不大舒服似的，他要求少校把我调给他当私人秘书。

我当时还不知道这位中尉的真正职务是什么，我到他身边工作以后也没有搞清楚。他派我到位于克兰达的团参谋部，去把一些盖了封印的信件亲手交给一个名叫波塞斯少校

的特别内务处处长。对我来说，信件的内容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我走出了兵营，可以到酒吧间去喝上一杯鲜美的温啤酒。后来我又想，我何必等少校本人呢，可以把信件留在他的秘书处，这样可以省出几分钟的时间，多喝几杯啤酒。

中尉不同意我这样做。

“不行！这些都是涉及犯纪律、开小差的士兵以及政治可疑分子的报告。”

这样，我才知道萨恩斯是弗朗哥军队情报部门常驻我们营的代表。象我这样善于投机取巧的人，当然会立即凑上去说：

“中尉，我有件事要跟您说一下。”

“什么事？”

“有关我的同伴们的事，中尉。您想想，我还在食堂干活，大家在食堂说的话，我都听得见。士兵是不会怀疑士兵的。”

萨恩斯中尉就接受了我的建议。这是因为我有长枪党党员的资历呢，还是因为食堂的工作使我真正有可能从事间谍活动呢？对此，我一无所知，但我还是成了营里的密探。

一定还会有别人当密探，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我大概称得上是最优秀的一个，原因是：我送去的信件是交给参谋部的军官费尔南德斯·波塞斯^①少校的。有一次，他把我留在他的办公室里，关上门对我说：

“我的朋友，你在那儿干的事没有什么意思。”

我刚交给他一封信，他连拆都没有拆就拿着晃了一晃。

① 现任总参谋部少将。